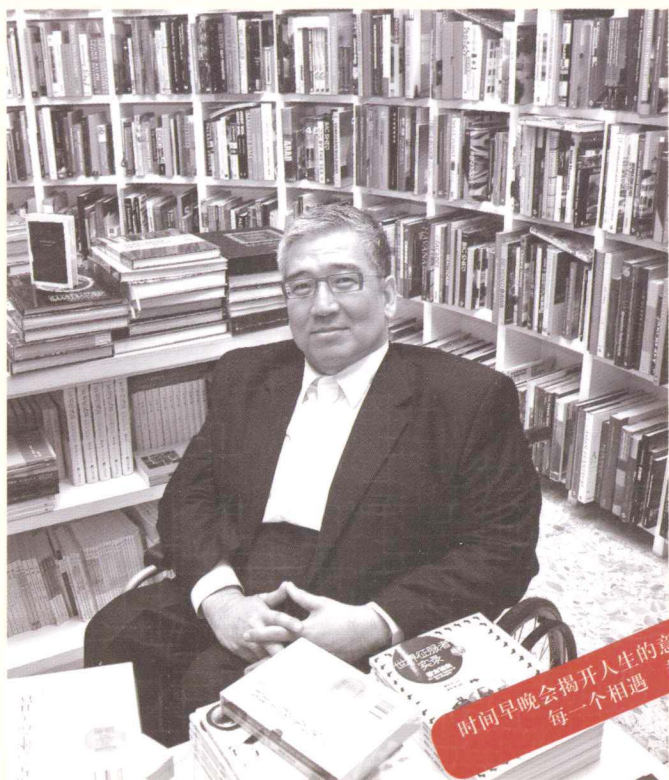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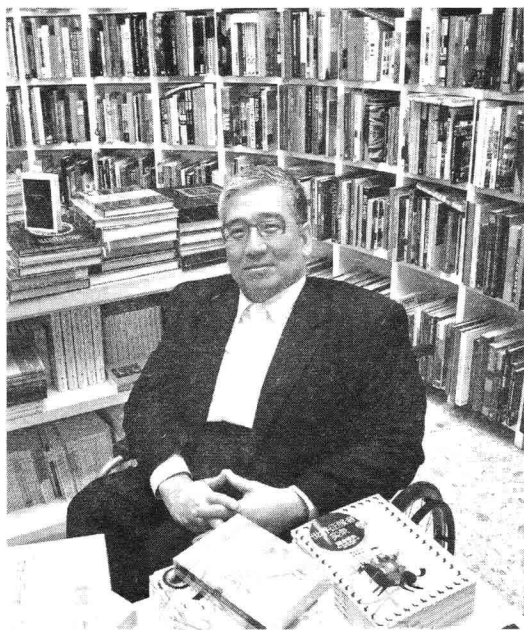


时间早晚会揭开人生的意义
每一个相遇 都隐藏着祝福

故事

郝明义 著

 译林出版社



故事

郝明义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 / 郝明义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47-3664-0

I. ①故… II. ①郝…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8416号

本书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家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简体字版, 发行销售地区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含香港澳门地区。

书 名 故事

作 者 郝明义

责任编辑 陆元杞

特约编辑 赵丽娟 谢晗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9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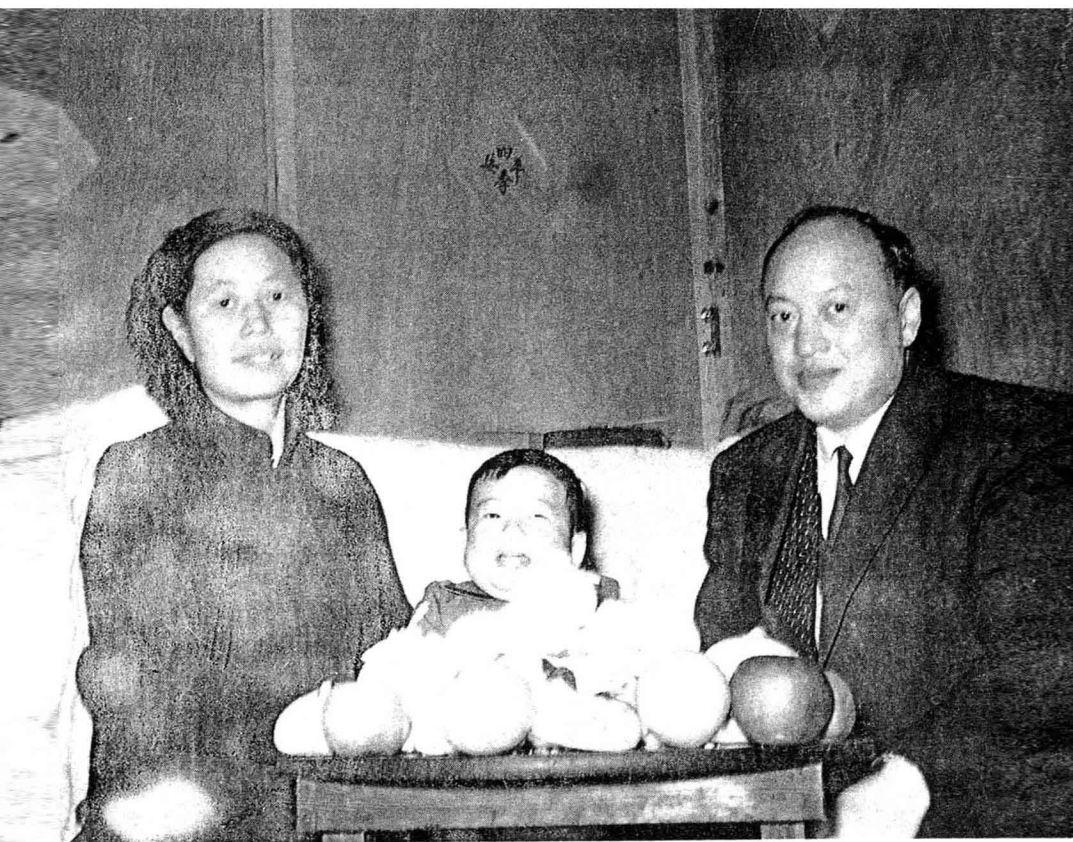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664-0

定 价 23.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 父母、老师，与我的朋友



我和爸爸、妈妈

目 录
Contents

- 1 / 重逢
一九九八年，台北·汉城
- 21 / 尘绡中的光影
一九六〇年代，韩国
- 45 / 森林中的小女孩
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东北
- 73 / 匆匆少年时
一九七〇年代，釜山
- 105 / 四月的那个下午
二〇〇二年，及之前
- 129 / 故事之外
某一些历史的回顾
- 153 / 尾声
时间的礼物

重逢

一九九八年，台北·汉城

会想到写这本书，起因于一个人。

□

一九八九年，有家杂志来访问我，谈生命里影响深刻的女性。

除了我的母亲，我想着，心头浮现了一个人影，于是大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我在韩国釜山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①，名叫池复荣。

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

① 级任导师：旧时中小学校某一班级负管理、训导之责的教师。编者注。

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长大，辗转大江南北。

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

我和她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我学的第一件事情，在一堂“周会”课上。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提了一个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了，撤销这个提案。

池老师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没看到她的人，但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说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

到底提了什么案，同学那么不捧场，已经毫无记忆。但那一堂课，对我影响深远。不论是日后求学，还是出来社会工作，每当我兴起什么别人认为荒唐的念头，或是没法接受的构想时，总会有个声音提醒我：“就算没

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学的第二件事情，在一次郊游中。

我们去一个沙滩。同学戏水，我就在岸边负责看管大家的鞋子。闲来无事，恶作剧把鞋子藏进沙里。

要回家的时候，大部分鞋子都找到了。有一只，却就是找不出来。我无地自容，但丝毫无助于鞋子的出现。天色越来越暗，场面有点混乱，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个头不小，酒气醺醺，手上拎了个东西，就是那只鞋。我们跟他要，他就是不给，欺负我们孩子。

这个当儿，池老师过去了。她矮矮的个子还不到那人的肩膀。她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要鞋子。醉汉嬉皮笑脸的，有点不三不四。这个时候，突然“啪”的一声，她扬手给了那人结实的一记耳光。

听多了不要惹韩国醉汉，我的心悬在半空。

晚风中，池老师站在那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接下来，那个醉汉把鞋子交给她，咕哝了一声，走了。

太神奇了。一个个子那么矮小的女人，可以坚定地给一个大汉那么一巴掌。

那一巴掌，也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地发芽。

事实上，只有多年后，我才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当你义无反顾的时候，不论对方是何种庞然巨物，不论你多么矮小，照样可以迎面给他一巴掌。

是的，池老师教我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不多，不少。

□

我不记得在那次访问之前，是否曾经整理过对池老师的感想。

会在那个时刻清楚地整理出这段故事、这些心得，事后想来，只是时间到了。

于是我才想起，高中毕业之后，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见过她了。何况，除了那两堂永难磨灭的课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能忘记。

要来台湾读书的时候，我的家境并不宽裕，因此有两位老师曾经送我一些盘缠。池老师是其中之一。今天说来金额不大，当时的价值和意义非比寻常。

□

这样，我开始试图联络池老师。

我们从釜山华侨高中毕业不久之后，她也离开了侨中，

离开了釜山，全家搬到汉城^②附近。

很幸运，我和她又联络上了，也寄了那篇接受访问的文章给她。

让我更高兴的是，不久她来台湾参加一个和抗战有关的纪念活动。我和池老师久别重逢。那年她七十来岁，原来就矮的个子有点弯了。上了年纪，笑起来更和蔼，但和蔼中还是有那份坚定。

当时我已经是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有机会在台湾接待她，难掩欣然之情。

临别的时候，我问池老师未来有什么计划。

她提到东北。由于童年跟着母亲在东北长大，她想趁着余日不多，回去看看，因此正在安排一个去东北的计划。

听了她的东北计划之后，我暗喜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实际回报她的机会。当面我没说什么，等她回韩国之后，就汇了一笔钱给她，表示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她充作东北之行的一些旅费。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隐约觉得心头放下了一块石头。事实上，应该说是很天真地以为：当年受到的恩情，多少回报了一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② 现在的首尔。编者注。

可能也因为如此，后来连她旅途如何、有何感想，也没记得问她。

池老师再没有消息，我也没再写信。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以为和池老师的关系，已经画上了一个美好的句点。

□

接下来人生旅程波波折折，有得有失。

虽然也偶尔会想起她，但是等到再一回首，认真地计算一下多久没有和她联络，这才发现已经又是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

这时，是一九九七年中，我的工作和家庭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惭愧中，腼腆了一阵，我提笔又写封信给她，解释近几年的情况。

写信的时候，我很担心她会不会已经不在了。

我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故事，这才要开始。

□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我到汉城。

当时韩国深受亚洲金融风暴之苦，汇率从一美元对八百韩币一路贬值，最高贬到一美元对二千韩币。陷入倒闭及重

整危机的企业，不知凡几，国家也因为天文数字的外债而濒临破产。出了机场，清冽的气氛中弥漫着一股刺骨的肃杀。

韩国前一年才刚加入以发达国家为会员的 OECD 组织^③，转眼如此不堪，令人大感意外。

见了几位朋友。大家感叹之外，抱怨更多。

有人批评韩国人急功近利的毛病。近十年来，韩国的经济成长惊人，但是欠下的外债也更可怕。因此，周转得过来的时候，他们就鲜衣怒马，成了发达国家的一员；周转不过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垮了。

有人批评他们国民浪费成性。一件相当于三万元台币的女性内裤也能流行成风；破产在即，前一年的出国旅游花费还创纪录，等等。

我可以体会他们居住在那里，眼看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却茫然无从的无奈，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在聆听他们的发泄。

□

那次回去，当然不是为了了解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一方面是有段时间没有回釜山看看了，另一方面就是想要见见

^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者注。

池老师。我和她又是多年未见，很是想念。因此在抵达汉城后，打了电话给她。

我约好第二天去安养见她。

□

安养是汉城的一个卫星城市。池老师住在安养一个叫坪村的地方。我没去过，所以由一位朋友带路。

汉城刚下过雪。路上气氛萧瑟。停车场里停满了汽车，听说是不景气中节约能源，所以新年假日大家也都不开车出门。

池老师住在一个公寓社区的一栋矮楼里。社区和公寓的环境十分整洁。她住三楼，没有电梯，我们到的时候，她却已经等在楼下。

几年不见，她的气色还好，但身影已近佝偻，头发更白，脸上也明显多了一块非常大的黑斑。很快我发现：她耳背得厉害。

走进她暖暖的书房里，阳光以冬日北国特有的色晕，从阳台迎接过来。关着窗户，衬着厨房里有人在准备午餐的声音，屋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寂静，让我想起童年家里只听得见挂钟滴答的那种寂静。

汉城的嘈杂和慌乱，都隔在另一个世界。

朋友小心地环顾了四周，悄声说了句话：“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韩国人了。”韩国人爱用外国货是出了名的，他注意到这个家里还没看到一样外国品牌的用品。

太久没有跟池老师讲话，我掌握不住说话应有的音量。两人不免东问西答了一阵。还好听懂她几年前去东北的计划并没能成行。就在起程的前一天晚上，大陆方面通知取消。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韩国烤肉饭。池老师特地请她女儿回娘家来做的。我们过意不去，只能开怀大吃以报。

当晚我要赶回釜山，临走的时候，她问我可不可以回程时再来一趟。那天因为是一月二日，银行不开业，所以她有些要交给我的东西取不出来，很希望我能再回来一趟。

我听了，心里隐约想到什么，推说不行，就走了。

□

回到台北，我进入一段忙得不可开交的时间。一连串时限卡在那儿的任务，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年春节，我带着各种企划案、业务规划、书稿，准备了一些馒头、卤菜，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进入白刃战。另外，顺手接了一家报纸邀稿，开始写一个专栏，当作战斗之间的调息。